

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景之一著 love you

上册

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人，哭着喊着要娶你，但婚姻只持续一年，还有若干不平等条款，结婚目的也完全不详，你会怎么选择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醒來覺得甚是愛你

《醒來覺得甚是愛你》

118

醒來覺得甚是愛你，這句簡單的話，卻能讓人感到溫暖和幸福。它不僅是一種情感的表達，更是一種生活的態度。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，我們需要這份簡單的真摯情感來滋養心靈。

醒來覺得甚是愛你

love you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上册

景之一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: 全2册 / 景之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399-9545-8

I. ①醒… II. ①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6787号

书 名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作 者 景 之
出版统筹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崔 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字 数 350千字
印 张 16.5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,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545-8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 上册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

第一章 临时夫妻	· 001 ·
第二章 被“宠幸”后的美好生活	· 049 ·
第三章 在潜伏中萌芽	· 093 ·
第四章 一艳倾城	· 135 ·
第五章 危机	· 176 ·
第六章 三人行，必有一失	· 219 ·



第七章
买号送老公 · 253 ·

第八章
一寸游离一寸心 · 298 ·

第九章
错爱一个人 · 345 ·

第十章
舍得舍得舍不得 · 390 ·

第十一章
死神之约 · 432 ·

第十二章
从来都没有 · 476 ·

番外一
岁月寒初心 · 511 ·

番外二
你在人间我在地狱 · 517 ·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CONTENTS 下册

第一章

临时夫妻

苏小南的皮肤好得人神共愤，近日更是粉嫩，掐一把像能滴出水儿。秘诀就一个：值夜勤。

景城闷罐似的夏夜，简直是天然汗蒸，美容，养颜，还去风湿，多值几天夜班，想不白嫩水灵都不成。入夜，室外温度高达三十五度。个个都在避暑纳凉，她却开着执法巡逻车满街晃悠。

“将军巷十八号外面有一辆宾利违章乱停，哪个哥们儿敢去贴张条？”

“将军巷十八号？哈，找蜘蛛侠吧，贴完能飞。”

“哈哈，你咋不说葫芦娃呢，还能隐身。”

对讲机里，几个家伙正在调侃，突然传来队长的声音。

“谁在将军巷十八号附近？”

久久，不知谁弱弱说了一声：“苏小南吧？”

“将军巷十八号”是景城最神秘的一个所在。

从外表上看，房子建筑简单朴实，干吗用的也没有人知道，只听说JV00打头的车辆，都常在里头转悠，至于这位低调得不显山不露水的房主

人，人们只知是一个来自京都的大人物，姓安，名字不可考。两个字总结：神秘。

苏小南听闺密莫暖八卦过，无论多牛的人物，见着那位，都得点头哈腰地叫一声“安公子”。

公子？先秦王子？苏小南很想嗤之以鼻。但上班第一天她就知道，将军巷十八号这个地界谁都不乐意去，没事最好绕道走。可今儿被队长点了名，她不想去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

“啊……哦……喔喔……”

公路上热浪扑面，一辆晃晃悠悠的宾利车里，隔着窗户缝挤出来一种隐忍压抑的声音，让人汗毛倒竖。苏小南鸡皮疙瘩抖一地，抱臂观望着，本想等会儿过去，但那动静久久不停。

总不能等这二位把孩子生出来吧？她四下瞄一眼，叼着笔帽填了一张罚单，又贯彻“微笑亲民”的精神，刷刷写上一行字：“左侧，七十五度斜上方，有一个超清摄像头。路口，九十度直角有天网，注意保护隐私！”

拿着字条吹了吹，她正准备贴好走人，宾利车却忽然地震似的晃悠着，窗子落下。于是，字条就这样阴错阳差地贴在了一个汗涔涔的脑门上。

车厢里，一片淫靡之气。一个妖娆性感、涂了大红嘴唇、披着一头大红长发、全身上下除了白花花的肉，其余一片红艳的女人，像一朵妖娆的红玫瑰盛开在她眼前。

“你，你谁啊你？！”女人猫儿似的尖叫，翻身拉下红裙，怒不可遏。

尽管那车窗是她兴奋之时不小心压开的，苏小南还是尽量组合着一张微笑的值勤脸：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她突然停顿，话被另一张熟悉的男人面孔噎了回去。

别人都说她男朋友霍天奇长得很帅，果然，就算满头乱发，裤链大开，一脸热汗如丧考妣地看着她，依然很帅。就是这三个人僵持的画风，太诡异了。

“一个破协警，真当自己是城隍了？”那红发妖精怒火冲天，抖着胸前的四两肉指着她，“哪个大队的，叫什么名字？！”

苏小南脚尖铲铲地，笑看霍天奇：“你问他。”

霍天奇面色一变，略带恳求地看向苏小南，那复杂的眼神，让苏小南突然想笑。

“我是谁不重要，记得交罚款就好。”

她拍拍袖口，扭头就走，那红发妖精却不服气：“横的你！信不信明儿就扒了你那身皮，让你回家种地去？”

“你真是个好心人，提醒我了。”苏小南转过头来，拿着手机咔嚓一声：“车震特写，拍照留存！我真要种地去，肯定也带上一个你。”

“臭婊子！你敢拍照……”红发妖精气急败坏，光着膀子就要扑上来。

苏小南好心指指斜上方，微微一笑：“全景、高清摄像头。”

“你给我记住了！”红发妖精咬牙切齿。

“会的，会记住！”

苏小南冷冷看一眼霍天奇，上了执法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

十分钟后，她的电话响了。霍天奇的声音，一如既往地温柔好听：“小南，谢谢你给我留了脸面。”

“不然呢？我告诉她我男朋友在那儿捐精？”

“小南，我……”

“对不起的话就别说了！”苏小南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，目光冰凉，“你就说说，这宾利车与白富美齐飞，爽吗？”

“小南，不是你想的那样……”

“那是怎样？你不会想要告诉我，这只是你出人头地的方式吧？”苏小南冷笑着打断他，“霍天奇，我宁愿你只是约炮，还能当你是个人！”

“对不起，小南。”这次停顿了好久，霍天奇才开口，“那照片……”

“放心！拍得很清晰，姿势也不错。”苏小南目光越来越冷，话却带着笑，“反正你也飞黄腾达了，如果过意不去，不如分我一杯羹？分手费、保密费、照片保管费，你看给多少合适？”

“小南！”霍天奇真的急眼了，“咱先把照片删了好吗？”

“支付宝转账还是微信，或者你要银行卡号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再叭叭歪歪，明儿就让你上社会新闻！”

不等尾音落下，苏小南狠狠挂掉电话，把手机甩在车位上。

今晚的景城，闷热得像一个蒸笼。可同一片天，却有不同的地。将军巷十八号，顶楼的全景天窗休息室，冷气开得极低，空气里飘浮着若有似无的熏香味，大大的3D显示屏上，画面定格在十八号门前的素净小脸上，格外清晰。

“安公子……”一个与苏小南穿着同系制服的中年男人拿笔指了指屏幕，冲沙发上的安北城恭维地笑，“您看，她像不像？”

安北城交叠的大长腿交换了下，一张半隐在灯光下的面孔，轮廓很英俊，气场却极为幽冷，一种君临天下的既视感与压迫力，让偌大的休息室顿感逼仄。

他不吭声，其他人只能静默。

“老大……”

又有人出声提醒，他却慢慢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架上大墨镜，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去。

几个人一愣，赶紧跟上去。

谁也不明白，那个女人明明长得很像，为什么老大毫无反应。

苏小南赶到光华夜市时，快要散市了，整条街上一片狼藉。她轻车熟路地踩过遍地的菜叶、串签子，窜到老妈的抄手摊前。苏妈刚擦完凳子，背对着她使劲捶着胸口。

“妈，你又不舒服了？”苏小南一把抢过她手里的凳子，利落地塞到小吃车车厢里，埋怨道，“我说多少遍了，这活吃劲儿，你别干！”

“我不干，等着你来干啊？”苏妈那张过度劳累而挤满了皱纹的脸，在夜灯下带着病态的苍白，“你看看你，天天值夜，也不晓得爱惜自个儿，哪里有个姑娘家的样子，也就天奇不嫌弃你……”

苏小南像被雷劈了，呆怔住，忘了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苏妈朝她身后看了一眼，“噫，天奇呢？今儿怎么没跟

你一块儿来？”

“哦，他忙。”苏小南回过神，掩饰地捋了捋头发，像平常一样弓着身子和车厢那把生锈的锁头做斗争。

她没打算告诉老妈。从她到省城上警校开始，老妈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在省城租了这个夜市摊位，卖手工抄手，买不起房子，就租住在光华夜市背后的巷子里，与霍天奇家门对门。关系近了，霍天奇也殷勤，老妈喜欢得都快把他当亲生儿子了。

往后，嗯，应该没有往后了……

贫穷这件事，既可悲又伟大。可悲的是，哪怕失恋了，她还得灰头土脸地继续干活；伟大的是，哪怕失恋了，她也没有闲工夫去伤春悲秋。

咔嗒！生锈的锁头终于锁上。

苏小南抹了一把汗，仰头看天：“妈，今儿的星星好明亮，明儿肯定又是一个大晴天。”

她一语中的，只是没想到，第二天不仅是大晴天，还附带了几道霹雳。她前脚刚到队上，后脚就听到同事在喊：“苏小南，曾队找你呢！”

队长找当然不是什么好事，苏小南刚进办公室，队长就指着电脑屏幕训她：“你看看，看看这个！你做的好事！”

苏小南晃眼一看，当即呆住了。

屏幕上居然是将军巷十八号宾利里的画面，从角度看，可不就是她拍的照片！

“什么情况？”她见鬼似的喃喃，“曾队，这不关我的事啊……”

她声音弱弱的，说不是她，连她自己都有点不信。

照片到底怎么流出去的？她绞尽脑汁在想，曾队却叹息不已：“小苏啊小苏，说你什么好？有维持公共秩序的心是好的，但这种不雅照片上传到网上，难免被人添油加醋，对警队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尤其这次……你惹到不该惹的人了，唉！”

苏小南又是一愣：“曾队是说……”

曾队垂着头，抚住太阳穴没看她：“侵犯他人隐私，传到网上，影响恶劣，情节极其严重。但这事，局里领导出面替你赔了礼，道了歉，好说歹说，

人家总算不追究了。”

苏小南刚松了一口气，曾队同情的眼神就刮过来了：“但队里不能再留你了！”

苏小南抱着纸箱走出大楼，站在炎炎烈日下，像只晒蔫的茄子。

这霉运怎么像一年三熟的稻子，割了一茬，还有一茬？短短两天，失恋、失业，人生两件大事，全霉齐活了。还有更霉的吗？

苏小南换只手抱纸箱，摸了摸兜儿，正准备找零钱上公交车，手机响了。电话那头，霍天奇一改昨儿的温文尔雅，开口就暴跳如雷：“苏小南，我还以为你是给我留脸面，没想到你是想玩个大的，直接把我给搞死啊。算你狠，我真是看走眼了，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！”

六月飞雪啊！她是冤枉的。

可被骂到这份上，她哪是肯解释的人。

“你不是想要出人头地吗？这不，把你变成一坨屎，往后谁还敢往你头上踩？我说霍天奇，你咋不懂得感恩呢？”

“苏小南，你这个……”

他到底不是一个习惯粗口的男人，呼呼喘几声粗气，大概也想起是自己有错在先，轻了声音：“小南，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，非得传到网上？让人看笑话，是你脸上有光了，还是看到我被口水淹死，你就开心了？你晓得我费了多少口舌，才说服蓓蓓放过你吗？”

蓓蓓，那个开宾利的妖精？那么，害得她失业的，也是这位“善良”的蓓蓓了？

“哦！”抬手遮了遮阳光，苏小南有点头晕，“那我要怎么报答你？”

“得了，我可受不起你的报答。事情摆平了，你赶紧给我把照片删掉！”

苏小南嗤一声，笑不可抑：“不不不，必须得谢啊！要不我买点水果，点三根香，把您二位的照片一块儿供上？”
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
这一回，轮到霍天奇挂电话了。

苏小南不知道他是有“状况”不便接电话，还是气挂的，不过都不重要，

她得想想能找份什么工作，打手？保安？或者干脆接下祖传手艺，做个抄手西施？

嘀嘀——汽车的喇叭声惊得她从臆想中抬头，只见一辆警车停在身侧，摇开的车窗里，是曾队白胖胖的脸，比先前和善了不知多少倍。

“小苏，你还在这儿呢？赶紧，上车。”

还是那间办公室，连歪斜的电脑屏幕都没有变，不过这回除了曾队，还有一个苏小南不认识的大 boss。曾队大概也不知道大领导为什么找她，简单地做了介绍，就因为话太多被王厅委婉地撵出去了。

什么情况？苏小南整一个大写的蒙。大领导要单独和她谈话，难道是那位宾利蓓蓓，把她解聘了还不甘心？这……不会要进局子吧？

“小苏，你先看看这个。”王厅递过来一个文件袋，和颜悦色道。

苏小南慢慢摸上去，紧张得如赴刑场。可她抽出文件袋里的几页纸，看一眼立马傻了。

“本人苏小南，自愿与安北城结为临时夫妻，为期一年……”

今天是愚人节吗？苏小南仔细把协议从头看了一次，指指自己的鼻子，再指指那个名字，斜瞄王厅：“苏小南，我？”

“没错，小苏，是你。”

王厅头发花白，可精神看上去……挺正常啊。苏小南翻过一页，接着整篇看下来，内容很丰富，吃喝拉撒睡都写得很详尽，总结下来却只有一句话：乙方一切都得服从甲方调配。

“这个乙方……”

“没错，小苏，是你。”王厅似乎只会这一句台词。

苏小南瞄他一眼，怪异地想起了外国大片的剧情。这个王厅不会是被外星物种入侵了脑子吧？她揉了揉鼻头，干巴巴地笑：“我……能拒绝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王厅微笑着看她，“你可以当作没有见过这份合同，然后，出门往左。”

“……”不就还是解聘吗？

苏小南沮丧着脸默了片刻，被好奇心驱使，还是问了：“我要答应

了呢？”

王厅笑容又慈爱了几分：“小苏啊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可出于保密需要，在你没有答应之前，不能告诉你。我能说的是，协议结束之日，记三等功一次。当然，还为你转正。”

一分钟后，苏小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出来了，选择了“出门往左”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合同！如果她脑子没问题，一定是里头那位疯了。

六月飞霜，冤情待雪。

苏小南憋在自家 40 平方米的出租屋里，叼着圆珠笔，趴在茶几上涂鸦报纸的招聘版。

一个圈配一个叉，一个叉配一个圈，叉叉那个圈圈，不一会儿就满篇的圈，满篇的叉。

好在今天周末，妹妹晚上回来，老妈早早去买菜了，不然她真不好扯谎这只是聊发胸臆，坐在这儿即兴美术创作。

× × 公司助理，本科毕业，不限专业，驾龄两年以上，转正后五险一金……

嗯，不错，圈上。

注：试用期三个月，薪水 1000……奴役牲口呢？打叉！

苏小南翻着白眼算着日期，房租要到期了，水电费该缴了，摊位费也要缴了，还有妹妹每次回来都得给的生活费、下学期的学费……她想得脑仁儿都在疼，手机又欢快地唱起了歌。

“妈……”

“你好，我是第一人民医院。”

“医院？”

“请问你是机主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她女儿，我妈呢？”

“你妈在菜市场昏倒，被人送到了我们医院，情况很危急，你赶紧来一下。”

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失恋失业母病危！果然生活不会欺骗她。如果不坚

强地活下去，又怎么知道还有更倒霉的事呢？

等苏小南满头热汗地赶到医院时，她妈已经被一圈“善心人士”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医生言简意赅，直接递给她一张入院通知单。

“你母亲急性心梗，必须马上手术做支架。赶紧去办理入院，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。”

苏小南脑子嗡嗡作响，可理智还在，她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大夫，这手术大约要多少钱？”

“先交五万，今天够了。”大夫的口气像在说五块钱。

苏小南眼都红了，五万，她到哪儿变出五万来？焦躁中，她慌不择言：“医生，我手头没带这么多钱，你可以先给我妈妈做手术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钱补给医院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医生推了推眼镜，“不是我不体谅你，只是我们医院也有制度。”

“要不然我写张欠条？”

“如果每个患者都像你这样……”

医生千篇一律地解释着，苏小南脑袋疼得快要炸开。白大褂的医生、笑容甜美的护士、从窗外射入的明艳艳的阳光，令她恍惚得似乎离这个世界远了……冷不丁地，也不知她哪根筋抽了，突然灵光一闪。

“医生，你先安排手术，我马上让我爱人送钱过来。”

医生低头写着病历，无动于衷。

苏小南闭了闭眼，算了，死就死吧，迫在眉睫，编吧！

“我爱人叫安北城，就是将军巷十八号那位，这点小钱，我会骗你？！”

“将军巷十八号？”医生愕然抬头，摆明不相信。将军巷十八号太过神秘，都知道“安公子”有钱有貌无所不能，但安公子他都没见过，更何况安公子的爱人！

“不信是吧？”苏小南指着他的脸：“那把你们院长叫来！”

“……”医生还在发愣。

苏小南拼了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妈要有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只你，你们医院都得完蛋！”

平常要有人这么吼，肯定被人当成疯子，让保安拖下去，但涉及将军巷十八号，苏小南又是一个长得相当好看的女人，居然没人把这当成小事。医生不敢耽搁，急匆匆去找院长。很快，他再回来时，一个变俩，院长亲自把苏妈妈送入了手术室。

“安太太，我们马上安排手术……”

这一台手术从上午做到晚上，天都入夜了，还没有结束。

苏小南拿着电话发着呆，不知憋了多少次涌出来的眼泪，突然觉得联排椅子往下一沉。

一股清淡的香味传过来，她不走心地侧头瞄了一眼，那人长什么样子她没有注意，只扫到一个挺酷的墨镜。

“哎，眼科不在这层楼。”她好心提醒。

那墨镜男微微侧头，语气没有半点温度：“我，安北城。”

苏小南瞬间石化。

“安北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将军巷十八号的……安北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将军巷十八号传说中的安公子……安北城？”

男人眉头几不可察地一蹙，没有否认。苏小南嘴角抽搐，不知该哭还是该笑——想她刮刮乐从来都中不了五块钱的赌运，俩嘴皮子一乱磨，就中了个头奖？

“对不起，今天的事，我必须先向您道个歉。”

她起身，九十度深鞠躬，忽略掉墨镜后面那一股子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说得诚恳：“我知道这事我办得不太靠谱，可当时的情况——”苏小南回头扫一眼不曾熄灭的手术灯，哽咽了，“那里头躺的是我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她出事……”

安北城扬了扬眉梢。苏小南瘪瘪嘴，继续：“如果我的行为给您造成了困扰，那我给您道歉。当然，欠医院的钱，我会尽快还清。”

她把能想到的理都说了个遍，但安北城依旧不为所动，慵懒地倚在休息椅上，不显半点狠戾，却让她身上无端发凉，好像被一头凶悍的野兽虎视眈眈地盯着，随时会被拆吃入腹。

欠人嘴短，她没权利不低头：“安公子，我知道你是大好人，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别跟我计较了吧？”

安北城凝视她：“我不是好人。”

苏小南并不是胆小怕事的女人，在安北城面前却很紧张，用足了力气也找不到那种跟他势均力敌的感觉。怪不得书上说，有些人天生就带杀气，安北城就是这样，哪怕他英俊得几乎找不到一处颜值上的硬伤和死角，可生人勿近的“无欲气质”，同时也让她找不到可以与他交流的突破口。

苏小南的耐性终于耗尽，她又坐了回去：“道歉，你不接受；借据，你也不要，以你安公子的身份，亲自跑一趟医院，该不会就为了看我苦苦求饶吧？”

她说话开始带刺。没办法，骨子里带的，吃得了亏，吃得了苦，就吃不了“横”。

安北城静静看着她：“你有两个选择，签，或不签。”

想到那份无厘头的合同，苏小南心都是凉的。按说做安北城的老婆，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可她从小直觉就倍儿准，选择题五道至少蒙对仨，她从直觉判断，这绝对不会是好事，有些浑水，蹚不得。

“如果我不签呢？”

安北城没有看他，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，漫不经心地叼在嘴上，低下头，打火机啪嗒一声，火光便跳跃起来，映得他冷峻的脸也生动真实了几分。可在苏小南嫌弃的目光中，他却没点香烟，默默关掉火机，修长的手指把玩着，一脸难以窥测的幽冷。

“后果自负。”

这答了与没答有区别？苏小南疑惑更重：“那么多能干漂亮的女警察，为什么一定要选我？”

安北城没有回答，气氛再次陷入一种古怪的僵滞中。就在苏小南强迫症发作，快要忍不住掰他嘴的时候，一道清越的嗓音从电梯口传了过来。